

紅河之子

吳源植著



.6735



紅 河 之 子

吳 源 植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的六个短篇，都是以反映边疆地区的生活和建設边疆的人們的劳动和斗争为題材的。

“号角喚醒了古寨”通过一个小司号員对佤族人民生活无比关怀的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之間亲如一家的感情。“在青山怀抱里”刻画了边疆一个看桥人的热爱工作的高貴品質。“道上风雨夜”和“一朵玫瑰色的云”是从不同的角度，表現了边疆建設者——医生、司机和气象工作人員，对祖国建設事业的无比忠誠和忘我劳动的精神。“紅河之子”是以抒情的笔調，写出了紅河兩岸苗族人民翻身生活面貌和思想面貌的巨大变化，以及他們对祖国建設无比向往和喜悦的心情。“山寨的菩提”則是通过一个傳奇式的故事，描写佤族和汉族之間过去的仇恨，以及解放后的血肉相連的关系。

紅 河 之 子

吳 源 植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唐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63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3/16 字數 51,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价 (6) 0.24元

目 次

号角唤醒了古寨·····	1
在青山怀抱里·····	21
道上風雨夜·····	34
一朵玫瑰色的云·····	43
紅河之子·····	57
山寨的菩提·····	69

号角唤醒了古寨

西方山嶺上烏黑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縫隙，好象一个長久沉郁的人，臉上忽然出現了笑容似的。那面的什么地方还在下雨，“雨脚”好象一片黃蒙蒙絲質的輕紗，拖在重重疊疊的山影中。

夜的灰色的身影，已經从东方的山谷中爬出来了，松林在风中大声喧嚷，发出一片象江河样經久不息的呼嘯，这声音，掩盖了山腰淙淙的泉水声。

司号員武家新，抱着膝盖坐在一株蒼勁的松树下。他楞着眼一声不响，好象是望那奇形怪狀的白云，又好象是望那綿綿不尽的山嶺，他尽力縮着身子，巴不得这巨大畸形的树影把他掩盖起来，使任何人都瞅不着他。

不远的球場上，人群好象是篩籬中的豆子，一刻儿不停地在奔跑、跳跃。左方有人挤成一疙瘩，他們是在打“百分”，这些人，有时沉默，有时大笑，有时又突然爆发起爭吵来。

武家新是連里打扑克的能手，尤其爱耍籃球，但是，今天他把这一切都摒弃到“門外”去了。这是因为近几天来，在他心中，有着难解的忧愁。

那只和武家新很要好的“白翎子”^①带着响铃，在这难得的晴空中绕了一个圈子，一折翅膀落到屋脊上，朝武家新咕咕地叫了一阵，自觉没趣，又展翅飞去了。

身后有人哼着歌子走过来，从嗓子武家新分辨得出，是连里以嘴巴尖酸刻薄而著名的王刚。眼下，武家新真有些怕他，怕他抓着个点子来挖苦嘲弄自己。他想避一避，可是已经迟了，只得做出一副“大方”的样子，把帽搭儿向下拉了拉，将脸偏向一边去，装着专心一意的在看什么东西。

“怎么样啦，小武？”王刚果然开了腔。“闹上思想问题了，是不是？”

王刚才从球场上下来，汗流浹背，手里抓着毛巾和胰盒子，准备下泉去洗澡。

武家新推开他那将要擦自己鼻尖的手指头，眼也不抬地说：“讨厌！”

“哟！人小，脾气还怪大，可是你这么大的气用不到节骨眼儿上，听你吹的号呀，嘿嘿！……”

武家新不搭理他，他真不想和他打交道，要不呀，那就会没个完，结果还是让你装饱了一肚子的窝囊气。

王刚走远了，他扬着手中的白毛巾，用指头弹了下嘴唇道：“小武，用不着生气呀，有问题咱们回头再谈谈，保证不泄密！”他做了个鬼脸。

武家新鼓着腮帮，嘀咕道：“去你的吧！鬼有那么多的

^① 边防军信鸽的名字。

精神和你磨礮!”

半年前武家新还在炮机排当个彈藥手呢，而后被調到步枪班来了，不久又把他派到連部来搞勤杂工作，他認为人家都对他抱上成見啦，硬嫌自己的个子小。幸好連長沒这个看法，一天对他說：“咱們連里缺个司号員，你頂上这工作吧，拾掇拾掇你的小背包，明天就上团部去学技术！”武家新打心眼里高兴。

在这段時間里，他認識了很多老司号員，也听到了許多关于他們的英雄故事。他学技术很專心，他暗暗地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能把这支銅号非常宏亮地吹起来，喚起同志們的勇敢与力量。……

想不到四月尾的一天，連長突然挂个电话把他叫回来了，他認为是要他回連过“五一”节呢，連長却对他說：

“你就算毕业啦！”

武家新急忙說：“連，連……長，这怎么行，我还只学个半拉子呀！”

連長說：“在工作中慢慢儿鍛煉……部队要向前推进，这么百十号人，你要我当連長的吊着嗓子来叫大家起床？”

武家新了解，連里这会儿也确实需要人。

这时，他还不熟悉司号員的业务和生活，他不善于准确地掌握時間，他也不能把那支銅号吹得有“气魄”，他曾想尽力把它吹得象个样，可是这支銅号偏不如他的心意，就象个剛学話的笨孩子，口齿結結巴巴的，有的同志对他說：“你吹个什么哟，我的天，号曲子都被你吹坏了，我看你这受过訓

的司号員，还当不了人家作伕孩子吹牛角嘟嘟咧！”

武家新覺得委屈，也覺得害羞。

在進軍途中，一到吹號時，他就緊張起來。一般司號員都愛站在高處讓自己的號音跑出去；而他吹完號，却是紅着臉扭頭就走，好像是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不體面的事情。

說實在話，從早晨到晚上，几百只耳朵听着他的號音辦事，真有些那個！他認為一件事既然要干就得干好，要不那就干脆……

到這山頭上住下來之後，號音不響了，武家新天天對人說：“我這銅號有毛病啦！哪天有便人得捎到後面去修修！”從此，武家新用報紙將那支銅號裹好，高高地吊到房樑子上去了，早晚他改用哨子來傳達時間。

幾天前，因為修築了被雨水沖塌了的工事，晚上的討論會又拉長了點時間，第二天的起床哨子誤了點，連長批評了他，同志們也對他提開了意見：“這還行！司號員掌握不住時間，要是碰上情況，這一壺就喝不完了。”有的說：“這小傢伙就得教育教育，你沒見他打撲克打球，嘿！咱們三個也頂不了他一個，他光貪着玩，又不學習，工作哪能不出岔子！”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武家新是“初次”，只要好好認識錯誤，保證下次不再犯就得了。

這會，武家新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他認為同志們的意見雖然提得尖銳些，也是為自己好。

連長早就說過，上了作伕山，要我們干的事情就太多太多啦！武家新也有那麼個信心來幫助勞苦的作伕同胞把

生活变好，可是，眼下連自己的崗位工作也干得沒个着落。

連長又經常說：“司号員是代表首長下命令的。”近日来他所愁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担負得起这个既繁重而又紧要的工作。

烏云又吝嗇地將那片云隙堵起来了，远山溶入蒼茫的云海之中，山中的牛鈴杂乱地响着，夾着牧童尖声急促的呼喚。纏繞在山腰中的羊腸小道上有疏疏落落的灰色小点子在移动。那是从地里返回的伴侶同胞。他們到寨子里的路程，还有这么漫長。……

有的寨子，已經散尽了藍色的炊烟，有的却默无声息，也許他們的主人还正在这条崎嶇細長的小路上走着呢！

山群、寨子，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夜啊！夜似乎来得太突然了！

晚上，武家新悄悄地走到連長寢室門外，从門隙中望进去，連長映在淡黄灯光下的額門、鼻子，看的格外清楚，他手指中夾着一枝烟，写一会几字，抽上一口，青烟縈繞在他的头上，又漸漸散开了。

屋檐上，有几滴冰凉的水珠，滴到武家新的脖子里。

武家新大着胆子推开門走进去，連長眯着眼朝他看了看。他敬了个礼說：

“我搖个电话，和营部的收音員对对表！”

可是，电话搖过了，表也对过了，他仍旧不想走。他在桌子边站了一会儿，拿着块抹桌布去擦桌上的水迹，然后，

又去整理那架子上並沒有十分零亂的報紙，磨磨蹭蹭的。

“小武，你有什么事情吧？”

“沒有，連長……”

可是，怎么能瞞得过善于透察人心的連長呢？

“你過來。”

武家新有些局促不安了，他的腿似乎有些不大伶俐，咬着嘴唇皮走到燈下。連長拍拍身后的床沿說道：

“你坐下來。”

“你工作吧，連長，我……着實沒有什麼。”

武家新終於坐下來了，他的手似乎沒地方放；個人的問題，怎能影響連長的工作呢？……

連長想：這小家伙也真有意思。……他提起筆又在寫，又在抽煙。隔了一會，他才說：

“小武，我在工作啦，你也一邊談吧！”

又隔了一會兒，小武才壓着嗓子緩緩的說：“連長，我想調換個工作。”

“為啥？你把理由談談。”

“連長，我是個犯了錯誤的人啦！……”停了一會，又說，“……我有那么多的缺點，‘貪玩’、‘責任心又不強’，……把工作搞成了這個樣子。”他心痛地繼續說，“多少同志，他們都比我好，比我強上千百倍，他們會干工作。……不是別的，連長，我怕，我怕我工作不好影響了全連。”

他說話時連長一言不發，安靜地聽着他講。待武家新把要說的話象倒水樣一股腦兒倒完，他才將筆一擱，慢慢地

說：

“你的話都說完了嗎？”

武家新点点头。

“那就輪着我發言羅！我問你一件事，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通訊員告訴我，那夜里你摔了二十一跤，对不对？”

原来，部队是在一个晚上，穿过雨幕、重雾，神秘迅速地进驻到这里来的。路呀！哪里有路。队伍只是逢山攀崖，过河趟水。

据说，这一带的仡佬民族，过去几乎和内地隔绝了，所以会有些路影子，还是巡逻兵踏出来的。在这夜行军的行列中，差不多每一分钟都有人在摔跤。……

这会，连长一提起来，就使他想到那黑夜行军的情形。但是连长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他觉得扯远了些。

“连长，是真的。我摔倒啦！我爬起来，擦擦身上的泥漿，部队走远了，我就追上去，摔倒啦，又追！……就这样走来的，连长！”

“要是摔了跤不爬起来呢？”

“那就到不了这里，……不！同志们会互助，帮我背背包，可那是多么不光彩的事情呀！”

“对，你说得都对呀！可你现在摔了一跤为什么躺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呢？”

武家新摸不着头脑，他不理解连长的话，我这不是明明坐在床上么，为什么说我摔了跤呢？

“我是说你的工作！”连长的眼光有几分严厉，可是口

吻仍是那么温和可亲。

武家新仿佛从半天云里一个筋斗落了地，明白过来了。

連長接着說：“学样东西，干件工作，也象行軍一样，并不永远是平展展的大道，有时登个山，有时跨条河，說不定还得淋上几陣子暴雨。同志們对你提了意見，摔了跤，不能不走了，而是要找出失脚的道理，往后的步子要挪的更穩，要不，我敢保險，你一輩子都干不好一件事情。”

武家新低头弄衣角，不敢看連長了，只重复着那句話：“連長，不是別的，我怕的是我工作不好影响了全連。”

“我要你再干下去呢？”

“那我一定服从，把工作干好。”

“这就对，这就是好同志呀！”

站了一会，武家新想想还有些話要說：“連長，我坦白，我那支号并沒坏，連个号曲子也吹不成，多丢人呀！人家都在議論，使我不敢再吹下去啦！”

“你只管吹，誰議論告訴我！”

这天晚上，連長撫着他的背，好象对自己的小老弟一样，將他送到門口。

漆黑的天上露出几顆星星，这光亮，他覺得不是在天
上，而是在他的心上。

第二天早晨，武家新將久已沉默的銅号从房楞上取下来，用酒精細心地擦拭了一番，心中很高兴。走到伙房，看見个佩有長刀的年青的什伍汉子，不声不响地蹲在灶前，欠着身子把烟斗伸到灶里去点火。炊事員王高，提来了他一

貫心爱的“五加皮”，端了几碟咸鱼、火腿、煎蛋粉之类的东西，解下了白围腰，准备很好的来款待这位客人。

吃过饭，连长对武家新说：“收拾收拾吧！咱俩准备做客去，对山的寨子剿牛，岩坎长者派人下帖子来了。”原来那侏侏汉子是来请客人的。

武家新听说要到侏侏寨子里去做客，心中难免有几分紧张，因为他听说侏侏人的禁忌怪多。

连长了解他的心思，说：“怕什么？凡事有工作组的老马，人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侏侏王子’。”

这时，事务长早敲好了一大块作为礼物的盐巴。

天气虽然凉丝丝的，但道路很泥濘，翻过了几个山坡，武家新淌了一身大汗。加上吃了些咸鱼，觉得分外口渴，到工作组，他将盐巴往门边一放，就跑到厨房里找茶喝去了。

老马凑着他打趣：“你忍着些，留着肚子装酒，侏侏人是要用大竹筒来待客人的，不喝不利罗^①，这是他们的风俗。”

武家新对做客又有些泡屈，酒是多难喝的东西，既麻嘴又辣肚，王高那酒罐子来才正对劲咧，我宁可为他做一天的饭。

近中午时分，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侏侏寨中。那块黄秃秃的坪子中心卧着几只鼓胀着肚皮的灰色大水牛，那边有两三个扎着腰带的侏侏汉子，在摔跤。

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狂笑和呼喊。一幢屋角边拐过来一

^① 不好的意思。

群人，手里都掣着白霍霍的長刀，他們是去割割牛肉的。之中，有个头上扎着紅布的什伍汉子，以大手掌拍拍老馬的胸脯，又拍拍自己，操着什伍話問：

“你可想过我？”

老馬笑着答道：“不想，我咋个来呢？”

他乐了，紧握着老馬的手不放，仰臉朝天，毫无顧忌地大笑。

站在竹楼凉台上的一个中年什伍汉子，接待了这帮来客，他將客人引到一座被柴烟熏得烏黑的客楼中，这间房子中心的火床上，早已摆好了一堆劈开了还未燃燒的松柴，角落里，挤着一群大小粗細不一的罐罐，楼子里，充滿了米酒淡淡的香味。

那中年汉子，燃着了柴堆，向老馬交談了几句什么，出去以一段竹子扛了些水回来，滾滾流流朝屋角里的一个大罐里冲將进去。

武家新从門中朝外望去，那重重叠叠的山影，参差的草房，几株芭蕉，被蒙在烟样的雨網中，近側的一家房檐下，沉默地坐着一个袒胸露体的孩子，呆呆地在看着什么，一只黑狗，沒精打采蹣跚在孩子脚边，雨声是那么長久、嘈杂，使人厌烦。透过雨声，傳來坪場上人群的喧鬧，那一角似乎有一鍋水在沸騰。……

寨子里的什么地方，有杂乱的蹄子与石块的碰击声，小牛哞哞地在叫着，中間还夾杂着牧童悅耳的三絃琴声。……

牛儿被主人勉强地关到欄圈中去了，滿寨子尽是些此

起彼落的牛儿委屈的嗥叫。从地里回来的人，吃飽了爛飯，有的啣着草烟，有的嚼着檳榔，在等待着夜色的到来。

連長抬起手腕，看看表，距压黑还有一个多小时。这时，有个戴着大耳环、長頭髮、紅着眼圈的侏僂妇女走来向老馬要藥。……

天黑时，岩坎長者从鄰寨办完什么紧要的事情回来了。据说，他已經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可步子还显得那么稳重，三綰銀須，眼中奕奕有神。他身穿青色大布短衫，脚蹬黃麻草鞋，头戴頂干部式的青呢帽子，这位長者是代表侏僂族去过北京的，帽子是毛主席贈送給他的礼物。

相互認識之后，分宾主坐下，火焰把房子照得好亮，那个中年汉子移过来好大一罐子酒，岩坎長者首先篩一筒，拈須一口喝的干干淨淨^①，再篩一筒敬給客人。

几筒酒之后，开始拉話，長者是个健談的人，加上酒助話兴，話題一扯开，就好象山下那条滔滔的江水。从遙远的北京談到侏僂山，从官厅水庫談到背面黑山上的龙潭，从內地的汽車談到岩坎家中的毛驢，然后談到侏僂山需要的大量盐巴和布匹。……

連長向長者回敬了一筒酒后，接着老馬便將話題轉到剛才所見的事情上去，他的話意是覺得过早地从地里回家，会影响秋天的收成。

① 过去汉人曾以毒藥置酒中，陷害侏僂，从此侏僂喝別人酒时必须要对对方先喝一口，以示誠意。

長者接過酒長嘆一聲，他說：“我作伢在這山野中苦吃苦做有一百多年了，早出晚歸，只拿太陽看遲早。到了雨季，這作伢山平地生雲，整月太陽不露個臉，人心哪能摸得着老天呢？有時，天黑下來了，人還遠在離寨子幾里地的山梁子上用十根指頭探路。有人心里一馬虎，常常摔個殘腿斷胳膊。……娃娃們怕在山崖崖上摸黑路，今個稍早些收工回家，大半天，老天還是睜着眼，老天啊，老天，好象有意在捉弄我作伢！”

長者說畢，狠狠地將酒一氣飲盡。連長抱着酒罐子又為他斟滿了一筒，白玉色的米酒，在竹筒中打着漩渦。

武家新聽了長者的一番話，憶起了昨天的黃昏，那雲霧淒淒的情景。摸不着時間真不好辦事啊！心中一急，他的話就沖出口來了：

“阿坎大爺，你們這麼多的人，怎麼連個表也沒有呀！”

他的話引起了在座的人們哄然大笑。

武家新很不好意思。幸好連長沒說自己。長者酒意正濃，他一手拈須，一手舉杯，喊着：

“來，來，為北京干一杯！”

……

事後，連長對武家新說：“小鬼，說話帶老成些，你也不想想，這是如今，過去作伢同胞苦的連褲子也穿不上，哪里會有表呢？”

武家新始終沒忘記追究這件事，那位長者說：“有一百多年了，我作伢早出晚歸，拿太陽看遲早。”那麼在一百多年

前他們又是怎么过的呢？

又一次下到寨子里，長者指着南面聳立在白云里的一座山峰，講出了下面好象一支忧伤的歌子一样的故事：

“兩百年前，我侬族出了个名叫阿郎强的汉子，那会人們也是看太阳办事，阴雨天沒个准头，寨子里摔坏了不少的人，他的老爹也因这殘廢了。他立下了海枯石爛的誓言，要为全族做件好事。

“他苦心学会了傣族話，在一年春天，赤着脚，拿了張弩，离开了寨子，离开了侬山，誰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

“第二年的春天，他回来了，在傣族地区他学会了‘熬鉄’^①，他起早摸黑在后山整整掏了一季的‘鉄砂’，鑄成了一口大鐘，这鐘要大象才能拽动，他把这鐘挂到这座山峰的頂上。

“同时，他又用牛筋穿了春、夏、秋、冬四挂草珠珠，把它挂到脖子上，东方剛亮他就敲起晨鐘，合着眼皮搓拈着草珠珠，搓过五遍是中午，搓完十遍，那就該是敲晚鐘的时候了。

“全族人非常尊敬阿郎强，公推他为領袖，并为他在山頂盖了幢結結实实的房子，这房子耐得住任何的狂风惡雨。这鐘声成为全族人生命精神的依托，按着它工作，按着它休息，同时，这鐘声也成百次的召喚他們拿起武器，击败了外来的侵略者。

“据老輩子人說，这鐘敲起来，万山和应，能透过狂风暴

① “熬鉄”，即煉鉄之意。